



十指秀乾坤，掌中化悲喜

——專訪國寶級布袋戲操偶藝師陳錫煌

◎文／張耀仁（國立屏東大學科學傳播學系副教授）

◎圖／張耀仁 攝

從亦宛然出發：和父親的心結

1993年，電影《戲夢人生》獲得坎城影展評審特別獎，描述布袋戲藝師李天祿一生浮沉，其中一幕是樂師與演師們共同高唱：「青山綠水景非常，漫步踏青意茫茫，高山峻嶺形容壯，使人留戀意茫茫……」悠遠的歌聲與清麗的南管樂曲，伴隨著遠蕩的鏡頭，道盡彼時布袋戲劇團在異族統治之下，個中的抑

鬱與希望，也道盡人生如戲、戲偶如人的景況。

這樣的場景，對於當時跟著父親四處巡演的陳錫煌而言，儼然有著「搬戲」以外，更為戲劇的心思轉折，那是介於至親與競爭對手的複雜心緒。許是一直以來，總有人探問：「你爸爸姓李，那你怎麼會姓陳？」這必須從李天祿於1930年入贅臺北市大龍峒老師府陳家說起。老師府即現今被文化部指定為

國定古蹟的陳悅記祖宅，「陳悅記」並非人名，而是陳家家譜的公業統號，係於清末由大龍峒碩儒陳維英之父陳遜言所建。陳維英於鄉試中，考取恩科舉人，擔任內閣中書，後返臺任仰山書院、學海書院等院長，作育英才無數，被尊稱為「老師」，老師府即由此而來。走進老師府，庭前一對石雕旗杆又稱舉人竿，達三層樓之高，上有蟠龍、下有攀獅，表徵陳家當時的功成名就——李天祿就娶了樂花園布袋戲班主任陳阿來之女陳茶，由於是入贅，故事先言明：長子從母姓，因此陳錫煌自嘲：「我是抽豬母稅的啦。」

也由於如此，父親李天祿對他別有心結，「疼當然是有疼，但一意識到我與他姓氏不同，他的脾氣又來了！」陳錫煌說，在亦宛然協助父親時，與日後到小西園擔任副手——創立於1913年，深富盛名的布袋戲團小西園，係由許天扶所創，次子許王接



陳錫煌工作室一隅。

任後加以發揚光大，曾於2001年獲得第五屆國家文藝獎——兩者最大的區別，在於父親對他格外嚴厲，「演出時，要換布袋戲偶上場，無論拿對或者拿錯戲偶，他都不說，只是一味的瞪著你！」陳錫煌回憶當時情景，當場演繹父親兇惡的眼神，已然九十一歲的他，帶著慈靄的反差效果，惹來眾人大笑！

然而在當時，李天祿可是毫不留情的拿起戲偶，朝他頭上打來，那偶頭由木頭雕刻，紮實沉重，砸在頭上想當然爾疼痛非常。「但他對別的徒弟並不會這樣喔。」面對父親嚴厲的舉止，陳錫煌迄今仍感不解：「以前的人怎麼會這麼執著姓氏差異？明明都是自己的後生啊。」他表示，與其說是父親格外嚴厲對待孩子，以起教學的帶頭作用倒不如說是入贅心結所致。這也造就了陳錫煌日後面對年輕世代學習戲偶操控，從不採取責備方式，而是細心、耐心的解說那些文雅的口白，或者細緻的走步身段，前者例如「心急步猶寬」，指的是著急不已的心情；後者指的是生、旦、淨、末、丑等角色，各有不同坐臥行止的姿態、說話的腔調等。

「要尊重人，才能演出人情世故。」陳錫煌如是說。

十指秀乾坤： 精益求精的美學理念

「布袋戲其實應該稱作掌中戲，是很深的一門藝術！」在訪談過程中，陳錫煌再三讚嘆布袋戲表演藝術的堂奧，即使擁有兩項文建會授與的證書頭銜：「重要傳統藝術布袋戲類保存者」、「古典布袋戲偶衣飾盔帽道具製作技術保存者」，迄今他仍兢兢業業，無時無刻思索如何精進布袋戲的演出技藝。

他指出，布袋戲過往向來作為酬神之用，因此戲碼泰半由神指定要看哪一齣，「我們會準備一本戲目簿子，再透過擲筊點戲。」陳錫煌說，早年演出時，只要演得好，觀眾會口耳相傳，「有的騎腳踏車來，有的騎摩托車來，就算再遠也要跑來看！」陳錫煌說，以前農業時代沒有電視可以看、沒有手機可以滑，「吃飽閒閒就來看布袋戲演出！」所以布袋戲戲臺成為熱鬧的所在，那種狂熱追隨的態勢，宛如現在粉絲追星，「其實就是古早人的追劇啦。」一旁臺北偶戲館館長蔡易衛補充道。

當時「追劇」的觀眾，因為人太多，站得遠，只能以衣服顏色來分辨哪個戲偶是誰？後來1962年，他的父親李天祿被請去臺視演出《三國

志》、《西遊記》，是布袋戲首度躍上主流媒體，可惜未能引起預期的收視效果，反而是1970年代黃俊雄布袋戲因為音樂新穎、劇情緊湊，締造高收視率。對此，陳錫煌當時並沒有收看轟動一時的《雲州大儒俠》，「因為太忙了！」他說布袋戲演出講究情感的投入，「要動頭腦去想，怎麼樣讓口白和動作合而為一，是活戲，不是死戲！」他指出，文戲重視口白，武戲強調動作，布袋戲裡的口白是由



牆上懸掛的字匾，時時刻刻提醒著陳錫煌精進技藝。

後臺解說，未料後來改成在外臺拿著麥克風講解，「祖師爺留下的規矩都被打壞了！」

作為資深的布袋戲藝師，陳錫煌說他到了六十幾歲才意識到，布袋戲的「藝術之道」其實非常精深，「少年時陣，抓著就胡亂搬，根本不懂得什麼是美感！」他說，常常有人不分青紅皂白「請偶演戲」，無論老的少的角色，都是同一個套路的演出，但

他不願同流合污，「因為布袋戲真的很好！可惜沒有人願意研究，所以我就發心好好改進它！」他指出，不是所有的傳統都是良善的，優點固然要保留，缺點就加以改正，「把它改好，讓別人看到我們的打拚！」

他以教導學生為例，過去操偶看不見師傅的手部動作，為了讓學生清楚瞭解個中竅門，他研發透明的布袋戲偶，可以一目瞭然操偶師如何運作。此外，過去戲偶撥扇，經常是以手腕去打開扇子，他也加以講究手部的細節動作，當戲偶以手指開啟扇子時，那彷彿真人的姿態，引來現場一陣驚嘆！再者，他也針對馬匹等道具加以改造，讓馬的造型看起來更有美感，操作時也更有靈動的彈性……凡此種種，都指向牆上掛著的那幅字：精「藝」求精，「傳統掌中戲一直沒有改進，這是很可惜的地方！」陳錫煌嘆道，也愈發凸顯他擁有兩項國家級證書的實至名歸。

掌中化悲喜： 不要讓布袋戲消失了

除了牆上掛著「精藝求精」的牌匾外，桌上供奉的「戲神」田都元帥，更是陳錫煌心靈上的導師，乃至演出哲學上的「父親」。

「我們是尊敬祂！」一提到田都元帥，陳錫煌除了欽佩，也談起每次要去哪裡，都會先經過搏筊詢問



陳錫煌篤信的田都元帥。

祂，聖筊才願出遊。此外，出國演出時，也總會手捧紅盒子，裡頭安置田都元帥，以求保佑團員，這也是紀錄片《紅盒子》的由來。在田都元帥身後，置有一隻銅鑄毛蟹，陳錫煌說，那是相傳田都元帥於襁褓中被遺棄在田邊，所幸受到毛蟹吐唾沫哺育而活了下來，因此信奉者也不吃毛蟹。而與一般廟裡不同的是，陳錫煌供奉的田都元帥綁著兩條辮子，模樣非常年輕，「其實我也覺得很矛盾啊，想想看，田都元帥十八歲就過世了，要如何傳藝呢？」儘管有些困惑，但仍不改他對田都元帥的尊重。他提起有一次到英國演出，當地從未下雪，他有感而發說：「元帥爺是不是也讓我看看，雪究竟長什麼樣子？」話才說完，天空竟下起大雪，惹得陳錫煌連忙說道：「夠了夠了，元帥爺我有看

過了！」

在《紅盒子》中，陳錫煌極為虔誠的向田都元帥祈願，「我是把祂當作人來看待。」因此無論是演出或是日常生活大小事，皆可見陳錫煌對於田都元帥的傾訴。事實上，除了布袋戲外，陳錫煌還曾以電影《一隻鳥仔哮啾啾》獲得第四屆長春電影節最佳男配角獎，「是導演介紹我去演的，演戲和搬布袋戲一樣，講求真實，要投入情感，才能走進角色的內裡。」他說布袋戲是木頭做的，要如何讓觀眾能夠看得「入眼、入心」，要靠情感的揣摩，「可惜現在年輕一輩不是



操偶時的陳錫煌，神情嚴肅，手法細緻。

如此，只懂得講口白就好，反正隨便演一演，能賺得到錢就好了！」

為此，陳錫煌投入培植下一代布袋戲演出，親至板橋莒光國小、臺北平等國小，教授布袋戲的口白、操偶技術等，「老師是最要緊的，也就是學校要有重視，而不是只是當作玩耍就好！」陳錫煌說，布袋戲其實很不容易學，再加上現在演出的機會驟減，要如何傳承傳統，光是有心有力，一問到出路，往往令人洩氣，「再這樣下去，我們的傳統沉下去！」他說，學布袋戲首先要學會分辨戲偶臉譜，其次是學身段，另外再懂得口白說法，「很多東西要配合在一起，尤其整齣戲都必須熟記在腦海裡！」陳錫煌感嘆他老了，只要有人願意承接布袋戲傳統，他心願已足。

作為國家級乃至國際級的藝師，陳錫煌迄今仍孜孜不倦，致力將布袋戲之美傳承下去，包括Facebook、Youtube等社群平臺，皆可見他推動的身影，看著他操控著優美的戲偶，彷彿又回到十三歲時，好戲正要開場，掌中即將生出乾坤，也生出一代藝師的堅持與動人美感。✿